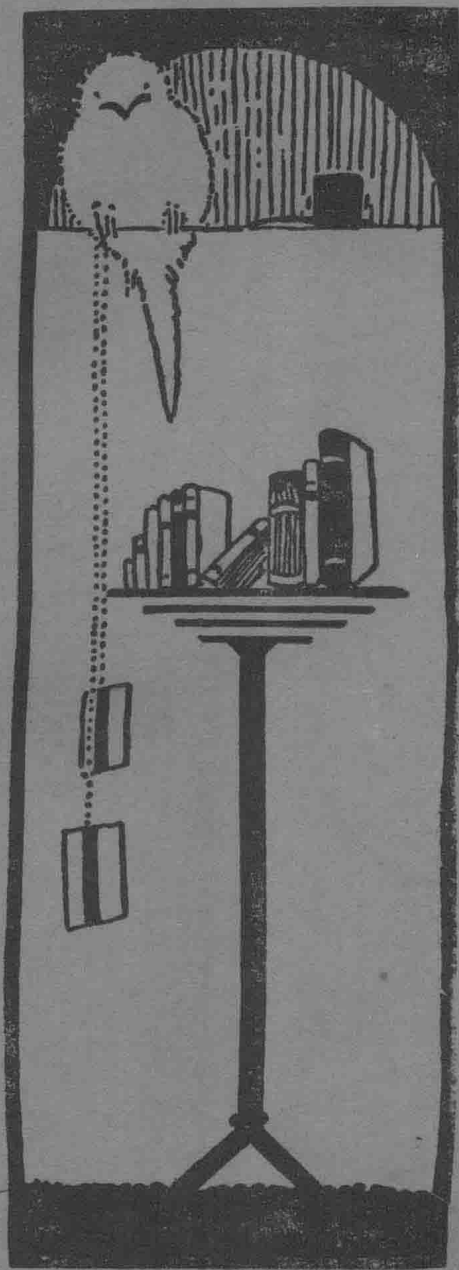


韓昌黎書牘

韓昌黎書牘

洪超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八版

新式
標點

韓昌黎書牘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不准
照樣
翻印

標點者 吳縣沈松泉

印刷者 大中書局

分局 南京花牌樓
杭州羊場頭 大中書局

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九如里七〇三號 大中書局

韓昌黎書牘序

洪復序

杜詩韓文爲千古文章之正宗，就是到了現在新文學勃興的時代，杜甫之於詩，韓愈之於文，也還不失他們相當的地位。尤其以韓愈的文章起八代之衰，掩蓋前人，獨成大家，自宋朝歐陽修以後，凡是治古文的都奉他爲正宗，可想見他影響於我國近古文學者爲不小了。

原來自漢朝司馬相如揚雄而後，做文章的人漸趨於排比聲律，習爲浮靡之辭。其文俳黃儷六，必以縛藻爲工，辭勝理伏，舉而不達，萎弱衰頹，至永明之世而後極。唐陳子昂出，始漸漸力矯浮華，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其後爲古文者若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元結輩，率憂憂自振，不效世俗駢麗之詞。自退之爲文，奧衍閎深，氣勢磅礴，如放之長江大河，渾流浩轉，杳乎不知其所際。宜乎後之善

古文者宋元明清代有，而其淵源莫能外退之也。

韓愈所爲文如此。其隨意所爲書牘亦波翻浪湧，磅礴浩瀚，一瀉不可既極。所以這本小冊子雖祇有退之文章的一部分——書牘，然而在此中我們正不難窺見他的面目。又退之爲文得力處全在養氣，片言隻語，沛然皆醇，讀此書尤可想見其儒者風度焉。

韓昌黎書牘序

杜詩韓文爲千古文章之正宗，就是到了現在新文學勃興的時代，杜甫之於詩，韓愈之於文，也還不失他們相當的地位。尤其以韓愈的文章起八代之衰，掩蓋前人，獨成大家，自宋朝歐陽修以後，凡是如古文的都奉他爲正統，可想見他影響於我國近古文學者爲不小了。原來自漢朝司馬相如揚雄而後，做文章的人漸趨於排比聲律，習爲浮靡之辭。其文俳優六，必以縟藻爲工，辭勝理伏，舉而不達，萎弱衰頹，至永明之世而後極。唐陳子昂出，始漸漸力矯浮華，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其後爲古文者若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蕭元結輩，率戛戛自振，不效世俗駢麗之詞。自退之爲文，奧衍閎深，氣勢磅礴，如放之長江大河，渾流浩轉，抑乎不知其所際；宜乎後之善古文者宋元明清代有，而其淵源莫能外退之也。

韓愈所爲文如此。其隨意所爲書牘亦波翻浪湧，磅礴浩瀚，一涵不可既極。所以這本小

韓昌黎書牘序

二

冊子雖只有退之文章的一部分——書牘，然而在此中我們正不難窺見他的面目。又退之爲文得力處全在養氣，片言隻語，沛然皆醇，讀此書尤可想見其儒者風度焉。

大 中 書 局 出 版 新 式 標 點 目 錄

足本戴南山集	曾國藩詩文集	曾國藩詩文集	管子校注	孫子淺說	孔家語	陸宣公奏議讀本	王充論衡錄	夜雨秋燈錄	兩般秋雨外史	燕山人曲論	元笠翁曲話	名曲當爐話	名曲燕瑟	名曲琵琶	後水滸	蕩寇志	原本西廂記	儒林外史	聊齋誌異	封神記	西遊記	水滸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四角	七角	八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百二度梅樓	粉粧樓	甲種花月痕	曾文正公家書	左宗棠家書	韓昌黎書牘	俞曲尺牘合冊	蘇黃尺牘	曾國藩六種	村制學講義	地方自治村制學論	國民經濟之趨勢	各國經濟之趨勢	失戀之後	文學常識語錄	曾國藩治兵語錄	國學書目志	史記精華錄	文心雕龍	浮生六記	明夷待訪錄	篤齋文集	陶淵明詩話	板橋集
九角	六角	八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紅樓夢	說岳	鏡花緣	東周列國	續小五義	小五義	七俠五義	箋說斷腸詩詞	失蹤者情書	白話書信	現代學牛信庫	青年白話信庫	秋水軒尺牘	小倉軒尺牘	雪鴻軒尺牘	今古奇觀	隨園詩話	文苑詩話	史學通論	美語通論	唐詩三百首	板橋雜記	世說新語	正續詞選	絕妙好詞	攷正白香詞譜
九角	六角	八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六角	八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角	八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角	八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發行上海白克路九里七號分店南京花牌樓

韓昌黎書牘目錄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一
答張籍書	四
重答張籍書	七
與孟東野書	一
答竇秀才書	二
上李尚書書	三
賀徐州張僕射白免書	四
上兵部李侍郎書	五
答尉遲生書	七
答楊子書	八

韓昌黎書牘目錄

二

上襄陽于相公書.....一九

上鄭尙書相公啓.....二一

上留守鄭相公啓.....二三

上宰相書.....二四

後十九日復上書.....二八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三〇

答侯繼書.....三三

答崔立之書.....三四

答李翊書.....三七

重答翊書.....三九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四〇

答李秀才書.....四二

答陳生書·····	四三
與李翱書·····	四四
上張僕射書·····	四六
上張僕射書·····	四七
答胡生書·····	五〇
與于襄陽書·····	五一
與崔羣書·····	五三
與陳給事書·····	五六
答馮宿書·····	五七
與衛中行書·····	五九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六〇
與馮宿論文書·····	六二

韓昌黎書牘目錄

四

與祠部陸員外書.....六三

與鳳翔邢尙書書.....六六

爲人求薦書.....六八

應科目時與人書.....六九

答劉正夫書.....七〇

答殷侍御書.....七二

答陳商.....七三

與孟尙書書.....七四

答呂鑒人山書.....七八

答瑜川李使君書.....七九

答元侍御書.....八〇

與鄭相公書.....八一

與袁相公書·····	八二
與鄂州柳中丞書·····	三
又一首·····	八五
答魏博田僕射書·····	八六
與華州李尙書書·····	八八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八九

標點
註釋

韓昌黎書牘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秘書官稱也。稅當作祝，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輸芮反，亦音吐外反。」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吊於人，見其兒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一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於緦。

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於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於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於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又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葦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葦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後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祖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歲以下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率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闕，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愈再拜。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尙爲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淨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